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系列教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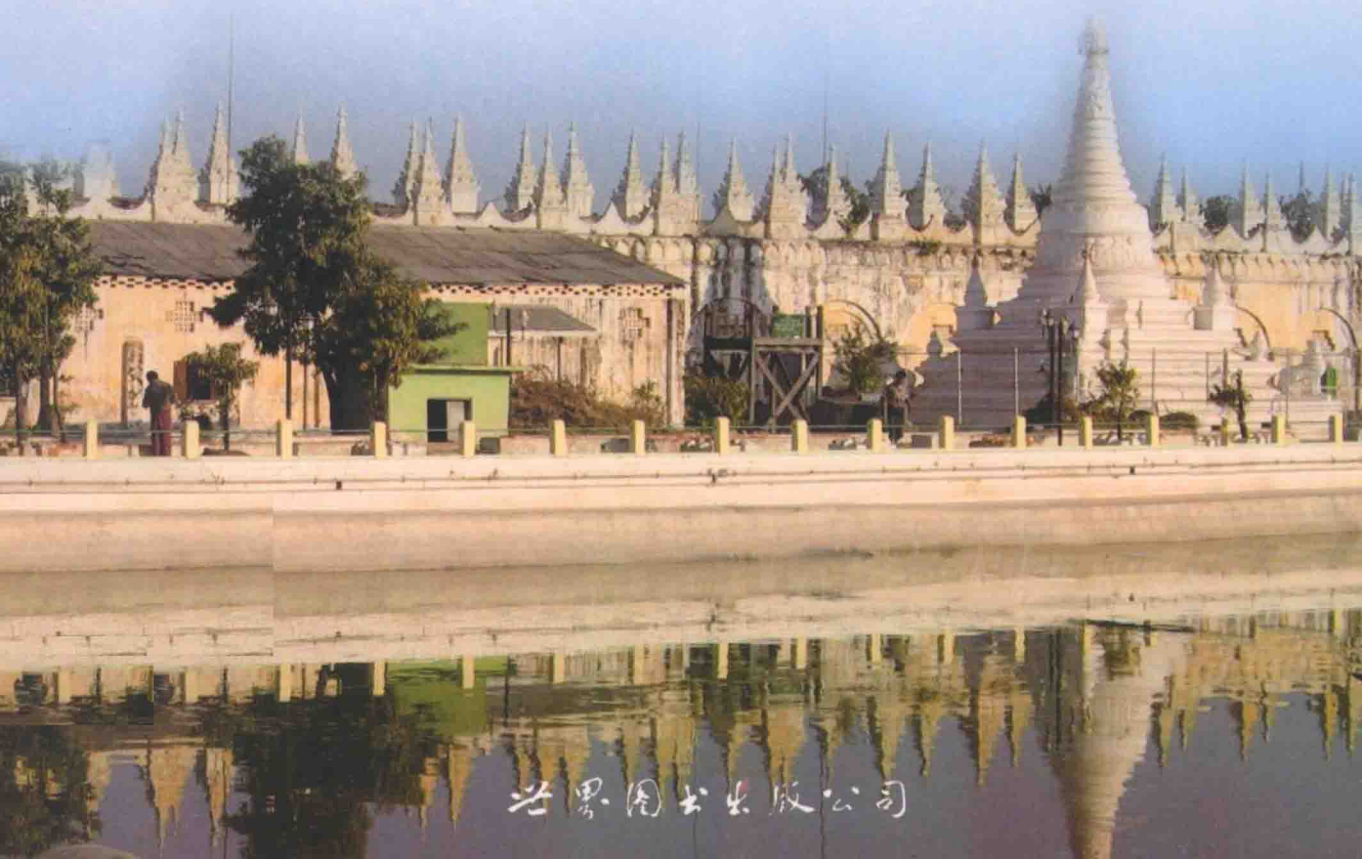


亚非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系列教材

မြန်မာ-တရုတ်ဘာသာပြန်ပို့ချချက်များ

缅汉翻译教程

钟智翔◎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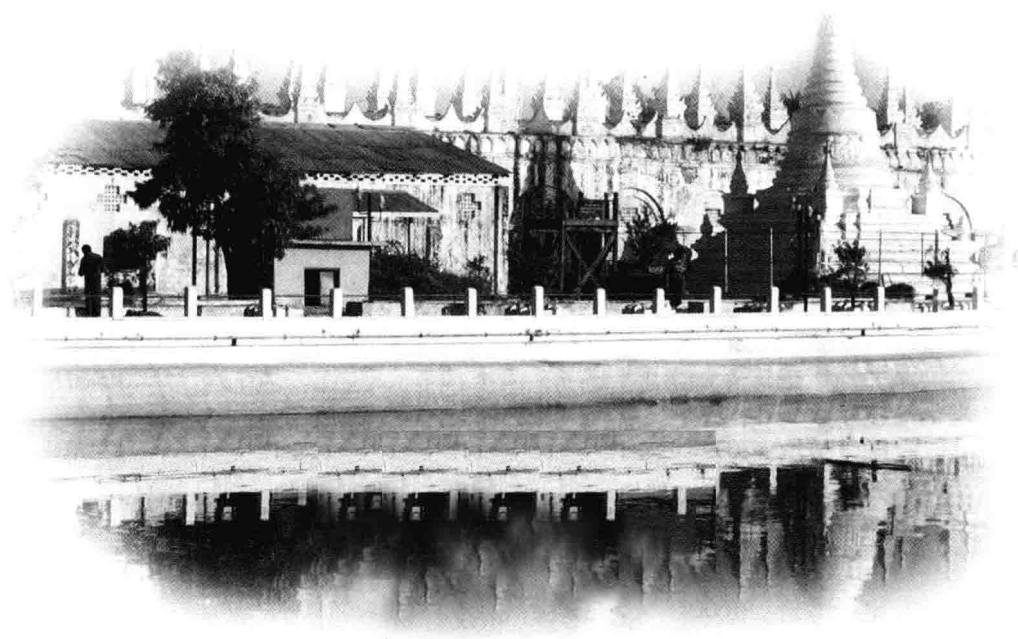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系列教材
亚非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系列教材

မြန်မာ-တရုတ်ဘာသာပြန်နိဒါန်းများ

缅汉翻译教程

钟智翔◎编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缅汉翻译教程/钟智翔编著. —广州:世界图书出版
广东有限公司, 2012.1

ISBN 978-7-5100-4369-7

I. ①缅… II. ①钟… III. ①缅语—翻译—教
材 IV. ①H421.5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5733号

缅汉翻译教程

策划编辑:刘正武

责任编辑:程 静

出版发行: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邮编:510300)

电 话:020-84451969 84459539

http://www.gdst.com.cn E-mail:pub@gdst.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广州市怡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2年2月第1版 2012年2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25

ISBN 978-7-5100-4369-7/H·0757

定 价:3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 言

《缅汉翻译教程》为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主任、博士生导师钟智翔教授主持的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获奖项目系列教材之一，也是国家外语非通用语种本科人才培养基地暨亚非语言文学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重点建设教材。

本教材是在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缅甸语专业使用多年的翻译教材的基础上，根据时代发展要求重新编写的一本适合21世纪缅甸语教育特点的新教材。编写的目的在于介绍缅汉翻译基本知识，传授缅汉翻译技巧，为缅甸语专业缅汉翻译课程提供配套教材。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注意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内容框架上借鉴、吸收了国内外翻译界的最新研究成果，探讨了缅汉翻译的基本规律。在基于缅甸语原文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材料选择和规律总结，加强了对缅汉翻译基本问题的研究和缅汉翻译技巧的归纳。在内容上，本教材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翻译简史（第1章），第二部分为翻译原理（第2~4章），第三部分为翻译技巧（第5~9章），第四部分为翻译实践。在选材上，本教材偏重社会、经济、文化等内容。全部例句均选自缅甸语原文，每段原文之后都附有译文。为了巩固所学知识，每章都配有练习。我们希望通过本书的学习，能使学生了解缅汉语言文化差异，提高缅甸语的理解能力和翻译表达能力，熟练掌握缅甸语公文和常用经贸文体的翻译技巧，为早日成为高水平的缅汉翻译人才奠定基础。

本教材作为大学缅甸语专业本科教材，适合三、四年级学生使用，计划课时为72学时。教师在教学中可以依据本校的实际情况作适当调整。同时，本书也可供中等程度的缅甸语进修者和自学者使用。

本教材在编写过程中，得到了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亚非语系教材建设委员会、亚非语言文学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以及中国出版集团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诚挚的谢意。

由于水平有限，本教材虽然经过多次试用，但相信仍存在疏漏和错误。恳请学界同仁、各位专家不吝批评指正。

编 者

2011年12月1日于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缅翻译发展沿革	1
第一节 中国翻译简史	1
一、早期翻译时期(前21世纪~1368年)	1
二、明清翻译时期(1368~1911年)	2
三、近代翻译时期(1911~1949年)	4
四、现代翻译时期(1949~)	4
第二节 缅甸翻译简史	5
一、上古翻译时期(11世纪以前)	5
二、中古翻译时期(11~13世纪末)	6
三、近古翻译时期(14世纪初~19世纪初)	7
四、近代翻译时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叶)	8
五、现代翻译时期(20世纪中叶~)	10
第三节 缅甸现代翻译思想	11
一、关于翻译的实质、目的和任务	11
二、关于翻译原则问题	12
三、关于翻译的方法	12
四、关于翻译层次问题	12
五、翻译的技巧	13
六、关于文体翻译问题	13
七、关于影响翻译质量的因素问题	13
八、关于译者应具备的素质问题	14
第二章 翻译原理	16
第一节 翻译的实质	16
一、翻译的实质	16
二、翻译的类型	17
第二节 翻译原则	17
一、信息等值传递原则	17

二、相似性原则·····	18
三、可接受性原则·····	18
第三节 翻译标准·····	20
一、语义等值标准·····	21
二、感受相似标准·····	22
第四节 翻译程序·····	23
一、语言的转换·····	23
二、信息的传递·····	24
三、心理的转换·····	25
四、艺术的再现·····	26
第三章 翻译过程·····	27
第一节 理解·····	27
一、理解是翻译的前提·····	27
二、从语言角度进行理解·····	27
三、从超语言角度进行理解·····	30
第二节 表达·····	32
一、表达的重要性·····	32
二、表达应遵循的原则·····	33
三、表达的步骤·····	40
第三节 译品检验·····	40
第四章 翻译单位与翻译层次·····	44
第一节 翻译单位·····	44
一、音位(字位)层翻译·····	44
二、词素层翻译·····	45
三、词层翻译·····	45
四、短语层翻译·····	46
五、句子层翻译·····	47
六、篇章层翻译·····	48
第二节 翻译层次·····	49
一、足额翻译·····	49

二、欠额翻译	50
三、超额翻译	51
第五章 语义传递与词汇翻译	55
第一节 语义传递与翻译	55
一、语义的类型	55
二、静态语义分析与翻译	56
三、动态语义分析与翻译	60
四、语言内部意义的分析与翻译	63
第二节 词汇翻译技巧	64
一、词义抽象化翻译	64
二、词义具体化翻译	65
三、词义动态翻译	66
第六章 句子翻译	72
第一节 句子成分翻译	72
一、谓语成分的翻译	72
二、宾语成分的翻译	76
三、状语成分的翻译	78
第二节 句子翻译	80
一、否定句的翻译	80
二、被动句的翻译	84
三、使动句的翻译	84
四、单句合句翻译	85
五、长句的翻译	86
第三节 意义缺损与翻译技巧	91
一、增补法	91
二、解释法	95
第七章 语篇翻译	102
第一节 语篇翻译中的词汇衔接	102
第二节 语篇翻译中的结构衔接	107
一、翻译中的替代关系	107

二、翻译中的省略关系	108
第三节 语篇翻译中的连贯	109
第四节 影响翻译的因素	111
一、物质生活因素	111
二、地域环境因素	112
三、历史文化因素	113
四、民风民俗因素	113
五、宗教信仰因素	114
第八章 公文翻译	119
第一节 机关事务文书翻译	119
一、机关事务文书的特点	119
二、机关事务文书的翻译要点	121
第二节 告示类文书翻译	122
一、告示类文书的特点	122
二、告示类文书的翻译	124
第三节 信函、电文翻译	125
一、信函的特点	125
二、信函的翻译	127
三、电文的翻译	133
第九章 经贸文体翻译	147
第一节 商业广告翻译	147
一、商业广告的特点	147
二、商业广告的翻译	150
三、海报的翻译	152
第二节 经贸合同翻译	153
一、经贸合同的特点	153
二、经贸合同的翻译步骤及注意事项	156
缅汉翻译实践	166
主要参考书目	235

第一章 中缅翻译发展沿革

语言是人类交际的工具。操不同语言的人群要进行交流,达到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目的就必须以翻译为媒介。中国和缅甸都是多民族的国家,长期以来内部各民族之间的交际、外部与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自然少不了翻译。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缅甸,翻译都是一项极为古老的活动,可以说翻译与语言一样古老。早期的原始部落从势不两立、相互猜疑到互信互赖无不仰仗语言和思想的交流,仰仗相互理解,仰仗翻译。

第一节 中国翻译简史

一、早期翻译时期(前21世纪~1368年)

中国的翻译历史十分久远。《周礼·秋官》中就有关于周朝翻译职位的记载:“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喻说焉,以和亲之。若以时入宾,则协其礼与其言辞传之。”《礼记·王制》中也说“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册府元龟·外臣部》载:“周公居摄六年,制礼作乐,天下和平。交趾之南,有越裳国以三象胥重译而献白雉,曰:‘道路遥远,山川阻深,音使不通,故重译而朝。’”到了汉代,我国已有了翻译部门的设置。由黄门主持,设有职官,称为译长。西域各属国中也设有译长。67年(汉明帝永平十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此后佛经翻译日趋发达。早期翻译以佛经翻译为主,依靠民间力量完成。东汉桓帝建和二年(148年)安息人安世高开始翻译佛经,他译有《安般守意经》等30多部佛经。后来月支国人娄迦谶来华,译经10余部。另有一大翻译家名叫竺法护,译经175部,对佛法流传贡献颇大。早期的佛经翻译主要靠口授,多采用直译法。

到了符秦时代,在释道安的主持下设置了译场,翻译成为有组织的活动。释道安不懂梵文,惟恐翻译失真,主张严格直译。《鞞婆沙经》便是在他的主持下一字一句地译出来的。释道安是第一个总结出梵汉翻译规律的人。他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理论,对后世翻译很有影响。释道安还请来天竺人鸠摩罗什译经传道。鸠摩罗什考证了以前的佛经译文,批评了翻译的文体,检讨了翻译的方法。改以前直译之风格,主张意译。他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提倡译者署名,为南北朝时期佛经的意译开启了先风。鸠摩罗什精通梵汉两种语言,主张翻译时只要不违原义,对原文形式毋须复制。其译作“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表达了原作精神,译文妙趣盎然,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南北朝梁武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聘来中国,译经49部,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很大。

隋唐时期是我国翻译事业高度发达的时期。比较有名的翻译家有释彦琮和玄奘。释彦琮,俗姓李,隋朝赵郡柏人,10岁出家,梵文造诣深厚。北周时,他与朝士王劼、辛德源、陆开明、唐怡等号称“玄外文友”。开皇三年(583年)从西域传来佛经,彦琮奉旨翻译。开皇十二年(592年)他又奉诏到大兴善寺掌管译经事务。后奉命撰《众经目录》5卷和《西域志》10卷。他还把《舍利瑞图经》和《国家祥瑞录》译成梵文,由隋王朝分赐西域诸国。洛阳土园林译经馆成立后,彦琮入馆工作,前后译经23部,合一百余卷。彦琮对翻译理论有比较透彻的发挥。他总结了自己多年的翻译经验,写出了《青年正论》一书,对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十分推崇,提出了“八备”和“十条”之说。

彦琮之后,出现了与鸠摩罗什、真谛齐名的翻译大家玄奘。玄奘俗姓陈,洛州缑氏人,精通汉、梵两种文字,佛学知识广博,于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回国后主持译场工作,19年间译出佛经75部,共1335卷,主要有《大般若经》、《大菩萨藏经》、《瑜伽师地论》等。玄奘不但把佛经由梵文译成汉文,而且还把老子的一部分著作译成梵文。玄奘在翻译理论方面也卓有贡献,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意即“忠实、通顺”的翻译标准,直到今天仍然有指导意义。与玄奘同时期的翻译家实叉难陀、义净、不空等人也都译了很多佛经。唐代末年,无人赴印求经,佛经翻译事业逐渐衰微。

北宋时代,在乾德开宝年间,宋太祖曾派人西去求经,印度也派名僧东来传法。后来,宋太宗在开封太平兴国寺内兴修译经院,专门从事佛经翻译活动,但盛况已远不如唐初的极盛时期。南宋时,史乘中已见不到译经的记载了。元代只有拔合思巴、管主八等数人奉诏翻译佛经,译品只有寥寥十数部。

二、明清翻译时期(1368~1911年)

(一)四夷馆与古代缅汉翻译人才培养

从明代万历年间到清代“新学”时期,佛经翻译一片衰落。明代三百多年中,只有智光等二人译了很少几部佛经,清代也只有工布查布等5人译了几部佛经。而与此同时,明清两代的外事翻译活动却有声有色。

明代接待外宾并配有译员的机构是鸿胪寺和主客清吏司。明太祖洪武三十年(1397年)改殿庭仪礼司,设置鸿胪寺。鸿胪寺下设卿及左右卿为长贰,左右寺丞参领寺务,主簿厅主事为首领官,辖有司仪、司宾署,又设鸣赞、序班、外夷通事等属官。主掌重大典礼、祭祀、外国诸蕃朝贡礼仪及吉凶仪制等。由于明初与邻邦外蕃交往频繁,口笔译人员奇缺。永乐五年(1407年)为适应外事翻译需要,设立了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四夷馆,分蒙古、女真、西蕃、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馆,后又增八百、暹罗两馆,教授蒙古、西藏地方以及印度、缅甸、暹罗、波斯等周边国家语言。学生毕业后

分发各部充当译员。四夷馆生员先是选国子监生入学,后选官民子弟入馆学习。四夷馆中的缅甸馆是我国官方最早设立的培养缅汉翻译人才的学校,成立于1407年。正统年间(1436~1449年)明政府曾留下随缅甸使团来访的当丙、云清等6人在缅甸馆任教,授“序班”官职,这是聘请缅人教授缅甸语的开始。弘治十七年(1504年)因译学失传,明政府令云南地方官请缅甸派人来任教。同年,缅甸阿瓦政府派千夫长思完,通事李瓚入访,选送孟香、的酒、香牛3人来馆任教,授鸿胪序班(从九品)官衔,同时缅甸馆中也有若干中国教习。1490~1604年间先后在缅甸馆任教者达28人之多。缅甸馆教习有父死子继的传统,称为“继业生”。四夷馆的学生称为“译字生”,由教习带领分班学习。译字生的课程起初是专攻翻译杂字,学习一般翻译技能,后固定为翻译杂字、译写来文、回答敕谕三门。译字生所用教材为双语对照的《华夷译语》,内收杂字和来文两部分。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所藏《华夷译语》中分译语和杂文两部分,缅甸译语在卷十三,缅甸馆来文在卷十五,共计20篇。明初除在中央设有四夷馆缅甸馆外,昆明还有专为培养缅甸语翻译和接待缅甸客商的缅字馆。据清人师范所著《滇系》记载:“明初设缅字馆于滇垣,令汉人习而译之。考缅字授自缅僧,有深浅优劣之别”。缅字馆的讲习所设于云南布政司东南。缅商来滇,先至缅字馆,通过翻译进行交易,译员由缅字生担任。此外明朝在京城还设有缅甸邸,专事调解阿瓦王朝与中缅边境各土司间的纷争。

清代,四夷馆改为四译馆,仍沿袭明制,隶属于翰林院。清代四译馆设有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八百、暹罗八馆。1748年四译馆并入会同馆,更名为会同四译馆,合八馆为西域、百夷二馆,隶属礼部。缅甸语翻译培训由百夷馆负责,其工作也一如明代。明清两代的四夷馆或四译馆作为正规的官方翻译学校,为中外翻译交流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二) 明清时期著名翻译家

明清时期,科技翻译引领风骚。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有徐光启、林纾、严复等。明徐光启和意大利人利玛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清代林纾和其合作者以口述笔记的方式译了160余部文学作品,较为有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呼天录》、《块肉余生述》、《王子复仇记》等。

严复是我国清末新兴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1853年生于福州,1921年卒。他是第一个把西方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翻译介绍了西方政治制度和学术思想,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富原》、孟德斯鸠的《法意》、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约翰·穆勒的《群己权界论》、甄克思的《社会通论》等,其译著主要收录在《严译名著丛刊》、《侯官严氏丛刊》中。严复从事翻译目的性强,常借西方名著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常在译语上加按语表明自己的见解。严复在总结古代佛经翻译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天演论》卷首的“译例言”中提出了著名的翻译标准:信、达、雅。信,就是忠实于原文;达,就是表达通顺;雅,就是“用汉以前字法句法”,译文力求典雅、

古奥。后人将其“雅”字换以新义,如“文字优美”、“注意修辞”、“保持原文风格”等等。“信、达、雅”作为一个整体为翻译界所接受,被视为最合理的翻译标准。

三、近代翻译时期(1911~1949年)

“五四”是我国近代翻译史的分水岭。“五四”以前最显著的表现是以严复、林纾等为代表的翻译家翻译了一系列西方资产阶级学术名著和文学作品。“五四”以后,开始翻译介绍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无产阶级文学作品。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各国优秀文学作品,特别是俄国和苏联的作品,开始由我国近代翻译史上卓越的翻译家鲁迅、瞿秋白等介绍进来。形式上,白话译文代替了文言译文。

鲁迅是这一时期著名的翻译家。他和瞿秋白关于翻译问题的通讯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应遵循的基本翻译原则。鲁迅翻译过许多俄国和苏联的优秀文学作品,如《毁灭》、《死魂灵》等。他与瞿秋白通过翻译实践,总结了许多宝贵的经验。鲁迅对翻译标准的主要观点是:“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极力反对当时那种“牛头不对马嘴”、“削鼻剜眼”的胡译、乱译,主张直译。这与以直译作挡箭牌的“死译”毫无共同之处。

四、现代翻译时期(194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翻译事业也获得了新生。从那时起,翻译工作一直是我国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获得了迅速发展,翻译理论也日益充实完善。这一时期的翻译工作有以下几个特点:(1)有组织、有计划、系统性的翻译逐步取代了抢译、乱译和盲目重译的现象;(2)译品质量大大提高;(3)随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开展,翻译工作者逐渐消除了过去各种不良现象;(4)不仅大量的外国作品被译为中文,许多中文作品也被译成不同的文字;(5)对翻译标准的认识日趋统一,有效地推动了我国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翻译工作者及时翻译了外国新的文艺理论著作,译介了比较文学研究、艺术心理学、精神分析法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接受美学、文学社会学、阐释学、系统分析、综合研究、类型研究、符号结构研究、结构主义研究等方面的著作。现代主义文学作品也得到了充分关注。

亚非文学作为世界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到了20世纪80年代也得到了大力提倡。许多亚非文学作品,如缅甸、泰国、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等国家的作品相继被译成中文。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在丰富人民群众文化生活、提高审美水平、增进世界各国的了解、开阔视野、获取创作营养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翻译人才培养方面,包括非通用语种人才在内的各种翻译人才培养规模越来越大。过去不少作品需要从英文或日文转译,现在基本上都能从原文直接翻译。外文译品种类大大增加,译文质量显著提高。一支有较高水平的多语种翻译队伍已经形成。

第二节 缅甸翻译简史

缅甸翻译史可以分为上古时期、中古时期、近古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等5个翻译时期。从远古到当下的漫长岁月中，缅甸的翻译活动日趋发展，理论水平和翻译质量日益提高，为缅甸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上古翻译时期（11世纪以前）

缅甸翻译的历史非常久远，最早可以上溯到公元前后的骠国、掸国和白狼羌时期。上古时期的翻译由于主体民族的变化而呈现出多元化倾向。本节将主要以现今缅甸境内的第一大民族——缅族的翻译发展为脉络进行描写。

要涉及缅甸上古时期的翻译就不能不提到缅族的起源与对外交往。据《缅甸百科全书》记载，古缅人是春秋战国时期生活在中国西北地区洮河流域的古羌部落的一支。古羌部落于公元前3世纪起开始分批南迁。其中一部在7~9世纪进入今缅甸境内，在中部叫栖一带定居下来，发展成为缅族。经过多次征战，缅族慢慢向缅甸本土中心区域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扩展，终于在1044年称雄全缅，建立了缅甸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王朝——蒲甘王朝。据考证，先缅人进入缅甸之前为古羌部落白狼羌的南支。从西汉到唐初的几个世纪里，他们一直生活在川西滇北的金沙江、雅砻江流域一带，与汉族和中国其他少数民族有过频繁的接触。先缅人白狼羌的翻译活动在中国史籍中也留有记载。《后汉书·西南夷列传》称，东汉明帝永平年间（58~75年）益州刺史梁国朱辅执行睦邻政策，对附近的少数民族影响很大。先缅人部落白狼、槃木等纷纷“慕化归义”并“作诗三章”。这诗便是用上古缅甸语白狼语写的《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远夷怀德歌》，史称《白狼歌》。现将《白狼歌》中的《远夷乐德歌》汉字记音、缅甸语复原音和汉语译文一并列举如下：

提官隗叔	ထီးကွန်းကဲကျွန်	大汉是治
魏冒踰糟	ညီမိုးလိုစု	与天意合
罔译刘脾	မင်း译ရိုးပြေ	吏译平端
旁莫支留	ပင့်မစေလျှို့	不从我来
徵衣随旅	တိုင်အေးရွေလား	闻风向化
知唐桑艾	တောမြင်ဆန်းငှါ	所见奇异
邪毗甚浦	များပေး 缙布	多赐缙布
推潭仆远	ထူးထုံပို့ဟင်း	甘美酒食
拓拒苏便	ထကသားပျံ	昌乐肉飞
局后仍离	ကောက်ကော့နိုင်လဲ	屈伸悉备

倮让龙洞	လူနည်းရိုင်းထောင်း	蛮夷贫薄
莫支度由	မစေတွက်လှူ	无所报嗣
阳雄僧辨	လင့်အရှင်သက်ရှည်	愿主长寿
莫稚角存	မြစ်မြေးကြိုးဆိုင်း	子孙昌炽

据称，此歌由犍为郡椽田恭“译其辞语”，献与汉明帝刘庄。《白狼歌》的翻译可以说是最早的、有史料记载的缅语翻译活动。

除先缅人外，当时缅甸境内的其他几支较大民族如孟族、骠族、古掸族等在各自的文化发展过程中都有与外界交流、进行翻译活动的历史。据《后汉书》的《西南夷列传》、《和帝纪》、《袁牢传》中记载，94年“敦忍乙王（即孟王）莫延慕义，遣史译，献犀牛大象”；97年“掸国重译奉献”；107年樵饶部（缅甸土著）内附。《新唐书·骠国传》载，贞元十七年（802年）骠国王子舒难陀奉命随南诏使团来唐献乐，在长安引起轰动。白居易、元稹、胡直钩、王溥、唐次等纷纷赋诗记之。其中白居易的《骠国乐》更是脍炙人口，流传至今。《新唐书》中也可见到骠译汉的痕迹，如《新唐书·骠国传》中就记有骠曲名及其汉译名：没驮弥（佛印）、咙满第（赞娑罗花）、答都（白鸽）、苏曼底哩（白鹤游）、末乃（斗羊胜）、弥思弥（龙首独琴）、掣览诗（禅定）、遏思略（甘蔗王）、桃台（孔雀王）、咙聪网摩（野鹅）、扈那（涤烦）。由于交通便利，佛教最先传入下缅甸孟族地区，403年佛鸣长老从锡兰返回直通时带回了大量的巴利文三藏经典，不久就出现了三藏经的孟文译本。从以上情况来看，上古时期口译和笔译均已出现。翻译的语言涉及缅甸语、孟语、骠语、巴利语、汉语、梵语等，且有籍可考的翻译活动也不在少数。因此，可以认为早在上古时期缅甸的翻译就因交流而显得十分重要，呈现出多样化发展态势。

二、中古翻译时期（11～13世纪末）

中古翻译时期覆盖了整个蒲甘朝时期。蒲甘朝是缅甸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王朝，它以1044年阿奴律陀登上王位为标志，翻开了缅甸文化史和翻译史上辉煌的一页。在阿奴律陀统一缅甸之前，缅族就初步确立了佛文化的中心地位。1057年阿奴律陀率军南下进攻南方的孟族国家，征服了直通、勃固诸国。从直通掠走了完整的巴利文三藏经典，俘虏了孟王摩奴诃以及众多的僧侣、工匠，开始了文化上自觉的孟族化进程。缅族上层对孟族文化的“拿来主义”态度使得翻译成为一种最受重视的职业。阿奴律陀时代（1044～1077），缅族不仅需要佛经的缅译本，而且也需要大量药典、卦书、历书的缅译本。《琉离宫史》说阿奴律陀获得三藏经典后曾下令将其译成缅文。这说明当时官方已经介入了翻译活动。巴利文、孟文版的佛经大量地翻译成缅文导致缅甸翻译史上的第一个翻译高潮——佛学翻译高潮出现了。阿奴律陀的国师为孟族高僧、宫廷祭师和礼仪官多为来自印度的婆罗门，他们在蒲甘朝初期的翻译活动中起到了主要作用。

中古时期的翻译促进了缅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缅文缅甸语也因此受益匪浅。大量

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概念、新名称进入缅甸文化系统,用缅甸语来表达它们就显得十分必要了。缅甸语的词汇体系、语法系统、文体特征等诸多方面也因此而日趋丰富。另一方面,11世纪中期尚处于发展阶段的缅文因为翻译的推动和对孟文的借用而逐渐成熟起来。1886~1887年间在蒲甘故城附近的敏迦巴村妙齐提佛塔周围发现的《亚扎古曼碑》是现今公认的用缅文书写最完整、可清晰辨认的、最古老碑铭。它刻于1112年,记录了江喜陀王病重弥留之际,其子亚扎古曼为谢王恩,献佛建塔供养之事。亚扎古曼碑分甲、乙两方,乙碑于1904年出土。甲、乙两碑的碑文均用缅文、巴利文、孟文、骠文4种文字刻写而成。通过研究,碑铭学者发现碑中巴利、孟、骠3种文字的碑文均由缅文翻译而成。故此,《亚扎古曼碑》应是缅甸翻译史上有实物可考的最早的翻译外作品,其在翻译学上的意义不同凡响。

中古时期,缅甸翻译活动的特点主要表现为:(1)翻译随着文化的发展而日益活跃;(2)翻译以外译缅为主;(3)译者主要是佛教僧侣;(4)佛经翻译是翻译的主流;(5)翻译活动得到了官方的支持;(6)翻译促进了缅甸文化的发展和缅文的进一步成熟。

三、近古翻译时期(14世纪初~19世纪初)

近古翻译时期是缅甸翻译发展史上的一个平稳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时间跨度大,从14世纪掸族王朝的成立到19世纪上半叶殖民社会初期,共计500余年。这一时期,缅甸社会经历了群雄并起、民族政权更迭和重归统一几个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大一统被打破,伴随征战而来的民族迁移、混居、经济文化交流等强化了翻译的作用。以缅、孟、掸为主体的缅甸文化以翻译为媒介向边缘少数民族地区扩散,加速了翻译的发展。与中古时期一样,这一时期的翻译仍以佛经翻译为主,译者仍就以佛教僧侣为主体。但这一时期的翻译也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三藏经典翻译方面出现了经、律、论全面兼顾的现象。巴利文经藏《五阿含》在翻译时均有涉及。如1482年从邦牙云游到阿瓦的戒种长老将《导引》、《所趣处因缘》译成缅文;1746年后,般若殊多毗陀扎僧王翻译《增支部》经典、慧胜种长老翻译了《长部》经典和《小部》经典第10部《本生经》、摩尼光正法长老翻译《相应部》经典等。律藏方面,东吁朝阿罗汉派长老扎磨菩陀扎译《律藏》为缅文。论藏方面,1650年后,东吁朝的最胜法长老译《界说论》、《双论》以及《摄阿毗达磨义论》为缅文。《本生经》的最后10个故事在1782~1787年间分别由吴奥巴达长老(译8部)、信南达梅达长老(译1部)和信频尼亚德迦长老(译1部)译成缅文,促进了缅甸散文文体发展,由此还派生出缅甸的古典小说。

其次,三藏经注释性读物相继译成缅文,拓宽了佛教翻译的范围。例如《律注》(扎磨菩陀扎译,17世纪后期)、《增支部注》(般若殊多毗陀扎译,18世纪中叶)、《相应部注》(摩尼光正法译,18世纪中叶)、《长部注》(慧胜种译,18世纪后期)、《摄阿毗达磨义论注》、

《分别论注》、《别解脱注》、《阿毗达磨集论注》(摩尼宝译, 17世纪后期)、《本生经注》(第二良甘与孟当丙合译, 1819年)等在这一时期陆续译成了缅文。

再次, 梵语、巴利语工具书开始译成缅文, 翻译题材上较前有所突破。翻译这类工具书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帮助钻研佛法的僧正们更好地去领悟佛法。其译者多为知识渊博的高僧大德。这一时期译出的较为有名的工具书主要有《迦延文法》(巴利语语法书, 1650年代由最胜法长老翻译)、《名义明灯》(巴利语词典, 1733年由智愿长老翻译, 1860年由般若萨弥国师复译)、《婆耶迦罗那全集》(梵语语法、医药、天文类书籍, 1765年由孟东长老翻译)等。

最后, 佛教题材以外的普通译品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 这标志着翻译选材的多样化已为译者所注意。如描写孟王亚扎底律与缅王明吉斯伐修寄长年征战的孟族史书《亚扎底律斗争史》在16世纪中叶由孟族学者频耶达拉译成缅文。孟王达摩悉提在位时(1472~1492年)曾请高僧佛音长老将《伐丽流法典》从孟文译成缅文。贡榜朝早期, 大臣妙瓦底敏纪吴萨于1796年将《伊璘》剧本从泰文译成缅文, 此事对后来的缅甸戏剧影响极大。在孟东法师翻译的《婆耶迦罗那全集》中, 也包含了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医方、历法等。孟驳王时期(1763~1776年), 缅王孟驳曾派僧侣到印度贝那勒斯游学, 带回不少梵文文法、医学、天文、文学、法律方面的著作。孟云王时(1782~1819年)又多次派遣官员和僧侣赴中天竺留学, 孟云要求他们注意收集和翻译各种典籍。这些留学生先后收集了100多种梵文和孟加拉文的宗教、医学、天文学著作, 并将其译成了缅文和巴利文。大量印度著作的译入打开了缅甸读者的视野、扩大了翻译的选题, 为近代翻译高潮的到来作了必要的准备。

四、近代翻译时期(19世纪初~20世纪中叶)

近代翻译时期包括从1824年第一次英缅战争开始到1948年缅甸独立这段时间。这一时期是缅甸社会的重大转型期, 也是翻译快速发展期。1824~1885年间英国先后发动了3次侵缅战争, 吞并了缅甸。在逐步丧失国土沦为殖民地的过程中, 奄奄一息的缅王朝廷开始慢慢觉醒。1853年曼同王登基后与其弟加囊亲王一起推行改革, 试图恢复国力。他们感受到了吸收外国科技文化知识的重要, 开始大兴土木, 创办近代工业; 推行妥协外交, 频频与西方列强接触; 鼓励教育近代化, 开办西式学校。凡此种种, 使翻译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1859~1875年间, 曼同王派出70多名贵族子弟赴英、法、意、印等国学习, 鼓励他们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技著作。如密克耶亲王翻译了《不列颠百科全书》、依喔内廷大臣吴波莱与留法归来的琉璃监翻译了不少化学书籍和包括解剖学在内的一批医书。文学方面, 在驻曼德勒的英、法使节的介绍下, 曼同王对西方文学产生了兴趣, 曾命制铁监督官敏纪拉摩诃悉都协助著名诗人塞亚佩将英国司各特的《艾凡赫》、法国大仲马的

《基督山伯爵》和《三剑客》、俄国伏尔泰的小说等译成缅文。曼同王的这些举措为缅甸人民打开了一扇通往近代的大门,让其臣民了解到了佛教以外的世界。缅甸虽在1885年亡国了,但缅甸的翻译活动并没有消亡,反而发展更为迅速了。

英国人统治缅甸后,殖民当局为了驯服民众,将西方的科技、文化、思想观念等大量地引入,并通过翻译试图来异化缅甸的传统文化。作为殖民者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手段,翻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和加强。殖民政府专门设立了翻译局负责翻译政府的政令、文书。实际上,在殖民化初期,以建立殖民统治和确立西方价值观为目的的翻译活动就在西方传教士的推动下早已展开了。传教士和殖民者所倡导的翻译与缅王所倡导的翻译虽然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但它们都对近代缅甸翻译活动的蓬勃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西方文化、科技、医学、文学、宗教等方面书籍的译入成为缅甸进入近代、走向世界的起点。由此形成了缅甸历史上的第二次翻译高潮西学翻译高潮。

早期,传教士们的翻译仅限于以译成缅文为主的《圣经》部分章节的翻译,如1807~1811年查特和卡莱2位传教士的《圣经》节译本。19世纪30年代这种状况有所改变。1832、1835年贾德森《新约》、《旧约》全译本的出现标志着西方宗教典籍缅译工作的全面展开。以此为契机,少数民族文字的《圣经》译本也纷纷出现,一批少数民族文字也由此而产生:1838年波克伦文版《圣经》面世;1867年掸文版《圣经》出版(居信译);1890年欧拉·汉森创制克钦文,1892年将《圣经》译成克钦文,1906年克钦文本《圣经》出版。此外,傈僳、钦、拉祜、佤等民族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有了自己的文字,并有了首批译品——本文种的《圣经》。与此同时,西方科技读物《人体奥妙》(1843)、文学作品《天路历程》(1855)、《伊索寓言》(1880)、《哈迪·代》(1889)、《天方夜谭》(1896)、《鲁滨逊漂流记》(1902)等也被陆续翻译成缅文。

进入20世纪后,缅甸的翻译活动更趋活跃。一些觉悟了的爱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成为20世纪上半叶翻译的骨干,并在20世纪20~30年代掀起了翻译国外科学著作的新高潮。20年代,针对缅甸语现代科技词汇缺乏的状况,以仰光大学教授吴佩貌丁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挖掘缅甸语语言宝库,找到了一条适应时代要求的科技术语缅译途径,为科技术语的缅译开辟了道路。同时,一些缅文报刊也大量刊登科学译品,如《缅甸之光杂志》开设专栏,连载了吴瑞桑昂翻译的《物理学》(加诺特著)全译本。《进步》、《十年级》、《大光》等杂志也开设专栏刊登科学译品。30年代,一些革命者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向缅甸人民译介一些进步书籍。1937年11月4日,部分我缅人协会成员、进步作家、学者等模仿英国左派读书俱乐部的组织形式成立了红龙书社。红龙书社首次集中了一批学者、名家有组织地翻译出版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和宣传独立、进步思想的著作,极大地鼓舞了缅甸人民反英抗殖的爱国斗争,成为缅甸独立史、翻译史上的重大事件。